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24

# 尼泊尔女性主义的缘起与进程<sup>①</sup>

李静玮<sup>1</sup>, 包有鹏<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民族系;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法学系, 北京 102488)

**摘要:**和发达国家相比,历史上的尼泊尔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在家庭中也长期处于从属位置。尼泊尔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可分为萌芽、起步、成熟、持续发展四个阶段,其参与主体主要有主流政党中的女性成员、非政府组织、毛主义及尼泊尔学术界。在其发展进程中,国际援助的作用利弊参半,而传统文化带来的阻力至今依然清晰可见。经过长期的发展,尼泊尔女性的地位已得到明显改善,女性的性别意识与维权意识都较过去有所增强,此外,纵观其未来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个人也为女性争取个人权利、提高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尼泊尔女性主义;文化背景;发展历史;前景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135-07

## On the Origin and the Progress of Nepali Feminism

LI Jing-wei<sup>1</sup> & BAO You-pe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Department of Law,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social status of Nepali woman is historically low. Domestically speaking, Nepali women are relatively subordinate to men. History of Nepali femi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 e. the stage of germination, that of beginning to grow, that of maturity, and tha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women members of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he NGOs, the Maoists, and the Nepali academics are involv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pali feminism, although there ar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international aids, traditional culture still remains an obstacle to be overcome. Afte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Nepali women's role has been evidently improved. Women's awareness on their gender and rights protection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pali feminism, both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Nepal and those who have mad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triving for women's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ir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Nepali feminism; cultural background; history of development; prospect

尼泊尔地处中国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地带,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寡妇在被视为女巫的情况下常遭到严重的歧视和虐待,拐卖妇女的新闻也时常见报。基于以上种种,在一家女性主义网站上,尼泊尔被列入女性待遇最糟糕的十大国家之一<sup>[1]</sup>。半个多世纪以来,尼泊尔经历了数次重大变迁,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951年推翻拉纳政府并实施君主立宪的革命,1990年迫使比兰德拉国王实施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的人民运动,2006年,迫于各方压力的贾南德拉国王还政于民,以及2008年,尼泊尔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等。动荡之中,尼泊尔的女性主义也在国家命运的脉络中缓慢前行。与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有所不同,尼泊尔的女性主义有其本土化的一面,但又为外界诸国的援助政策所影响。研

① 收稿日期:2014-08-16

作者简介:李静玮(1987-),女,湖南郴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民俗、尼泊尔社会研究。

究尼泊尔女性主义的本土因素、历史进程、表现形式和未来走向等,可补充当下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的研究,推进对尼泊尔乃至南亚地区本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 1 尼泊尔社会中的性别文化

伴随着拉纳家族独裁专制统治的结束,尼泊尔放弃了昔日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对外开放。但长期的封闭政策依然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尼泊尔较好地保留了其民族传统。基于广泛存在的父子继承制度和男性权威,尼泊尔文化被认为具有浓厚的父权制特点,与之相关的规范与价值观不仅降低了尼泊尔女性的受教育机会、经济参与性和阶层流动性,也在个人层面上,使得女性的自我实现难于达成。

在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尼泊尔社会中的性别文化。和尼泊尔的族群状况一致的是,其性别文化呈现出较大的多元性,依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人类学家比诺德·博卡拉的划分,可粗略分为印度教诸种姓及其他民族(族群)<sup>①②</sup>。在此,可从族群习俗的几个方面来对两类文化的性别观进行比较:首先是婚姻习俗,前者倾向于同村落之外的同种姓家庭缔结婚姻,一些高种姓女性会在婚姻初期被夫家与社会隔离;而后者则更多在村落中寻找合适的配偶,这使得女方在婚后有较多机会参与她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家庭事务,一些族群中还存在招赘入赘的习俗<sup>[2]</sup>。第二,二者养育习俗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差异。诸种姓歧视女孩,将其视为劳力,不重视其营养和教育,因而女童死亡率较高,而男童受惠于家庭的重视和珍爱,得到精心的照料。另一边,诸族群中杀女婴的陋习较少,女童可得到家庭和社区的保护。第三,二者所信奉的宗教也传达了对于女性的不同理解。印度教对女性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轻视和压迫妇女,另一方面又崇拜女神,尊重作为母亲的女性,但总体说来,还是偏向于蔑视女性。一些族群信奉的藏传佛教则偏向于将女性视为智慧的象征,在男净女秽思想、女性破坏论等消极思想存在的同时,佛经中亦有大量关于男女平等的记载<sup>[3]③</sup>。综合而言,诸族群中女性的地位要高一些,这体现在她们在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以此体现的家庭地位。例如在林布族的习俗中,女性可以离婚,寡妇可以再婚,女人们拥有自己的收入,且在一定情况下享有土地的继承权<sup>[4]</sup>。

尽管性别分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在族群之间存在一些差别,但性别不平等依然在尼泊尔境内普遍存在。由于在烹饪、清洁及儿童养育等方面付出大量时间,尼泊尔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常被视作无足轻重,对此,多数尼泊尔女性的回应是“因为我们不拿工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什么也没干”<sup>[5]3</sup>。轻视教育、剥夺营养、贩卖人口、早婚早育和性暴力等问题长年萦绕在尼泊尔女性间,成为早期女性主义运动的导火索。

## 2 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始末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尼泊尔的女性主义运动与其国内的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即1950年以前的萌芽阶段,1951~1980年的起步阶段,1981~1990年的发展阶段,1991~2008年的成熟阶段,2008年后的持续发展阶段。

### 2.1 1950年前:萌芽阶段

尼泊尔最早的妇女组织是由Dibya Devi Koirala和Yogmaya在Siraha地区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提  
高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sup>[5]42</sup>。20世纪40年代末,在一些政治领袖的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带领下,妇女组织开始正式化和普遍化。此时的妇女组织主要以政党分支机构的形式存在,其宗旨主要是动员女性同胞参与民主运动、反抗拉纳家族专制统治,以便建立一个民主制国家。1950年,尼泊尔境内涌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由于受政党政治和民主运动的影响,妇女组织此时主要侧重于为女性争取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例如反对童婚、一夫多妻制,准许寡妇再婚以及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总体而言,萌芽阶段的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问题,很少涉及女性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这也反映出此时女性主义运动的欠缺与不足,即

① 在尼泊尔,因人种、宗教、种姓和社会阶层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实际情况比此处的理想分类更复杂。

② 根据2014年9月14日对Binod Pokharel的访谈整理。

③ 塔芒族、夏尔巴族皆信奉藏传佛教,但诸族群中同样有信奉印度教的族群,如拉伊、林布族。

在女性权利问题得到关注的情况下,许多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积极措施得以提出,但这些措施很难得到政府的响应和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 2.2 1951~1980年:起步阶段

在大量的国际援助的帮助下,尼泊尔妇女的处境有所改善。197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1975~1985)的启动,对尼泊尔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0年期间,国内开始出现以女性为议题的研究<sup>[5]42</sup>。另一边,尼泊尔政府的一些举措也为女性的教育和政治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潘查雅特王朝初期,政府召集的代表大会中开始出现作为正式成员的女性代表;1959年,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部长上任;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尼泊尔成立第一所女性大学,即帕德玛坎雅女子大学(the Padma Kanya)。前述例子表明,尼泊尔女性的权利与地位诸问题,已进入政府视野,并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 2.3 1981~1990年:发展阶段

直到1990年,尼泊尔的政权主要掌握在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手中,这使得国家的发展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法律规范和种姓制度。例如,1962年,马亨德拉国王颁布的宪法第一次把尼泊尔规定为印度教国家,把尼泊尔语定为母语。该宪法回避了尼泊尔族群、宗教、语言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主体族群的重要性。这招致了少数族裔的不满,也使得印度教女性观有了官方依据。这一时期,由于政府禁止未经官方许可的社会组织运作,大部分妇女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甚至停止活动。另一方面,国内政党为恢复民主制仍持续动员广大人民(包括女性)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90年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比兰德拉国王被迫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除此之外,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融入了一些新生力量。首先,许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到政府组建的“全尼泊尔妇女组织”(ANWO)。虽然这一组织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潘查雅特体制,但其允许妇女在有限范围内参与政治,客观上促进了尼泊尔妇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二,同期的尼泊尔学界开始研究女性在尼泊尔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这为将性别维度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实证基础和依据<sup>[6]</sup>。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继续扩大,其利益诉求不仅仅满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领域,而且开始转向于解决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切身的权利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政府设立的“农村妇女的生产信贷项目”(PCRW)与“小农妇女发展项目”(the Small Farmer Women Development Program),为尼泊尔妇女学习生产技能创造了条件。

## 2.4 1991~2008年:成熟阶段

此前,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以实现民主制为主要诉求,而对女性其他方面的利益则较少顾及<sup>[6]</sup>。随着1991年尼泊尔君主立宪多党议会制的确立,关于女性具体权益的问题列上提案。1991年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结束,国际社会在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时,将其国内的民主、人权等因素纳入考量,客观上也刺激了尼泊尔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内方面,尼泊尔政府加大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力度。“在妇女权利问题上,国家的确有了制度性的和纲领性的变化”<sup>[7]</sup>。这一阶段,尼泊尔政府在对妇女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政策。1992年,尼泊尔政府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妇女权益的保护随之有了国际化的参照标准:制度层面,政府设立了妇女与社会福利部和妇女委员会;法律层面,1999年通过的地方自治法中规定地方自治机关中妇女比例应占20%;实践层面,在五年计划中,政府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发展项目,承诺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以及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以及饮用水等经济部门倡导男女性别平等。不过,由于尼泊尔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政府在教育、小额贷款扶贫赋权以及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承诺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本阶段,尼泊尔以女性为题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从筹划走向蓬勃。自1989年帕德玛坎雅女子大学家政学学院开始专门研究妇女问题之后,许多大学都将性别研究作为一门专业课程来研究<sup>[8]23</sup>。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女性主义期刊。创立于1990年的“阿斯密达”(Asmita)女性主义季刊,在其存在的10年内,共在全国发行了7000份,其内容涵盖男权主义、性别与性、性暴力、女性主义、拐卖妇女等问题,但这份期刊因财政困难而停办了9年,2009年复办<sup>[6]</sup>。

## 2.5 2008年之后:持续发展阶段

随着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女性主义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2007年的临时宪法中规定,国会成员中需有33%以上的女性,因此,2008年新生成的国会中即有33%的女性成员,女性比例为南亚地区之首<sup>[9]</sup>。2009年,政府出台了家庭暴力管理条例。此前,尽管已有女性遭受暴力的相关法律条文,但家庭暴力却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2010年,尼泊尔政府宣布当年为反对性别暴力年。这一系列举措标示着新时期内,尼泊尔女性的地位将进一步改善,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原本囿于印度教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开始松动。

## 3 女性主义运动参与主体

在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四股力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保护女性权益为题的社会活动,成为重要的运动表现形式。

### 3.1 主流政党中的女性

随着政党数量的不断增加,附属于政党的妇女组织也相应增加。妇女组织为了实现自身政党的宗旨,为女性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这使得妇女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意识到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应然性。虽然尼泊尔政党内的女性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她们在推动尼泊尔女权运动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不应被低估。尼泊尔的主流政党,如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等逐渐重视妇女问题,并且分别设立了相应的专门处理妇女问题的组织,如尼泊尔妇女协会(NWA)、全尼泊尔妇女组织(ANWO)等,它们在动员女性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争取权利、改善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在废除现行法律中歧视妇女的条款(如有关妇女继承权、工作权等)以及改善妇女参政议政空间等方面,据称有600 000成员的全尼泊尔妇女组织(ANWO)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组织利用她们庞大的群众基础,采取征集签名、静坐示威、游行、游说议员等策略对政府施加压力。此外,经过近几年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在政党内部受歧视的现象开始有所改善。2007年,尼泊尔大会党下属的尼泊尔妇女协会(NWA)明确承诺将满足低种姓妇女和不可接触者<sup>①</sup>妇女的需求<sup>[7]</sup>。尽管类似承诺的实施力度仍需长期验证,但一定程度上,其出台对培养妇女的领导能力以及改善妇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依然有一些积极效果。如在制宪会议/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的政党中,女性在其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从2003年的仅仅8%提高到14%,而在2006年4月议会刚恢复时,其女性代表不足6%,临时会议时,其比例增加至17%,制宪会议时达到33%<sup>[6]</sup>。从中不难发现,虽然女性在立法机关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但已有了相对增长,而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亦随之得到改善。

### 3.2 非政府组织(NGOS)

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受此影响,尼泊尔开始向民主化过渡。受尼泊尔国内政局持续动荡的影响,加上为了淡化政府色彩,国际援助开始倾向于资助尼泊尔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在尼泊尔民主化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进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日益深远。在女性的医疗、教育、经济以及参政等方面,非政府组织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在尼泊尔,NGO们成了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行动者。尤其在政治动乱和冲突的背景下,政府管理不具稳定性,或根本不存在。于是,一定历史时期内,NGO们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便使其成为政府部门的替代品。”<sup>[10]</sup>对此,女权主义者瑞奴·拉吉班达(Renu Rajbhandar)认为,在女性非政府组织的指引下,基层妇女更有组织性,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就更为强烈。以成立于2001年的尼泊尔本土妇女联合会为例,其成员主要来自许多低种姓族群。这一组织不仅强烈批判尼泊尔的父权制传统,而且对于长久以来主流社会将尼泊尔妇女的形象同质化为高种姓妇女的做法表达了她们的愤慨。此外,名为女性通讯者团体(Sancharika Samuha)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出版的《母亲,姐妹,女儿》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尼泊尔父权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于女性的负面影响,认为这

<sup>①</sup> 即尼泊尔语中的 Dalit,英文 untouchable,又称贱民,和印度的情况相似,尼泊尔的不可接触者被视为种姓制度之外的人,身份非常低微,只能从事被认为十分卑贱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尼泊尔妇女的流动性以及参与经济生活的空间,且严重制约着尼泊尔女性独立人格的形成<sup>[11]</sup>。这本书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其观点对促进尼泊尔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以及提高权利意识等方面起着启蒙教育的作用。

### 3.3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2007年4月1日,包括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毛派)参与的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毛派成为尼执政集团重要成员。几年前还被定为恐怖组织的毛派,经过10余年的努力,已成为一支独立、合法的政治力量<sup>[12]</sup>。

人民战争期间,毛派在革命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着手解决民族和妇女问题,政治纲领倡导“民族自治与平等”,社会纲领主张“在包容、民主、进步的基础上,解决妇女、贱民、原住民、被压迫种姓、少数民族等长期地位落后的问题”<sup>[13]</sup>。此外,毛派还积极倡导性别、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平等;主张消除种姓制度,彻底解放妇女,改变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毛派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妇女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位参加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女游击队员这样描述战争以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人民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妇女敢做男人的工作,而战争爆发后,没有哪种工作妇女不敢做的。同样,男人也能做妇女的各种工作,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人民战争发动前,男人们可不这样想,而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动,他们的思想改变了。”<sup>[14]</sup>毛派斗争中大量女性的参与使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得以松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派的武装斗争为女性争得了一些地位,但这些女性并非全是自愿参加,其中一些因旁人胁迫而加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3.4 尼泊尔学术界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女性主义为视角的研究已现出不少成果。与女性主义一致,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与立场都反对在资源和权力分配中的男性霸权。在相关法律和机构诞生以前,学术界便对性别平等的议题着墨不少,且在女性的心理与经济独立方面,有过相应的探讨。1989年起,女性研究课程的开设,标志着这一分支学科的正式成形。作为女性研究者的发声器,这一分支同时也是对其他传统学科的再检验。至少,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言之,尼泊尔知识界男性主导的地位部分剥夺了女性研究者对“另一半真相”的探索权。在女性研究领域,两性的概念被平等化,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经案例的呈现,被赋予特别的经济、文化含义。相关学术知识的生产,是达成性别平等的路径之一,同时,这些知识也为尼泊尔女性提供了思想武装,使她们能摆脱宿命论,认识到女性的性别角色其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及女性的权利也同属人权<sup>[8]22-25</sup>。

## 4 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阻力

### 4.1 作为双刃剑的国际援助

在接受大量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尼泊尔的发展融入了别国的色彩。一方面,国际援助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扶持其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农村发展、教育、能源、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等领域。这些对改善妇女的生存环境、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向尼泊尔提供贷款,用于解决尼泊尔贫穷落后地区妇女项目的建设,以保障尼泊尔妇女的合法权利,并逐渐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同年,针对尼泊尔国内母婴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现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向尼泊尔提供无偿经济援助,主要用于改善尼泊尔的妇幼保健水平,保障母婴的健康情况,降低母婴死亡率<sup>[15]</sup>。此外,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挪威、印度和中国等也向尼泊尔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帮助,用于扶持尼泊尔国内贫困边远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援助进一步推动了尼泊尔女性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身处宗教、种姓、阶层和种族等传统因素之间,尼泊尔女性开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而抗争。

援助的另一方面也需纳入考量。如在以美苏阵营尖锐对峙的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尼泊尔的援助刚刚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在进行援助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以本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为出发点。1960~1990年,在大量国际援助的支持下,潘查雅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更加稳固。由此可见,美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并不以人民利益为重,而是试图通过提供援助来维护尼泊尔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便服

务于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战略。此外,尽管一些国际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解放妇女、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客观上也给予了尼泊尔妇女女权思想萌芽的某些空间,但此类活动依然被尼泊尔政府麾下的妇女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着。

#### 4.2 传统文化带来的禁锢

在女性主义运动密集的城市中,女性在尼泊尔政党内部仍然受到歧视。这表现在女性成员数量少、担任职位较低;在妇女问题上优先考虑政党利益而不是女性权利且经常妥协;妇女组织非自治组织,会受到来自政党以及国家的控制等。此外,种姓制度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政府中的女性席位经常由身为印度教徒的高种姓者获得,因此,低种姓和少数族裔妇女的利益诉求则会招致难于解决的困境。相比之下,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的是身处偏远地区的尼泊尔女性。据报道,2010~2013年,尼泊尔有116名女性向警方报道自己因被视为“巫婆”而遭到迫害。尽管这一数据中案例的发生地点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山区,但在广大山区,更多的受害者因羞于启齿,担心报复或是报案不便而选择了隐藏真相。一些较为极端的案例中,受害的女性仅因为被认为施放了巫术而被人打死<sup>[16]</sup>。

综合而言,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导致尼泊尔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境。除了上述问题,如印度、孟加拉国等其他南亚国家一样,境内的强奸案件频繁发生。贩卖女性的问题也十分普遍。由于在家庭中的地位得不到重视,加上家境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相比男性,很少有女性能在海外谋取一份正当的工作。而在利益引诱之下,一些家族中的成员也不惜以为年轻的女性找到了工作或是受教育机会为由,将其拐卖到境外。尽管尼泊尔每年通过妇女安全委员会登记在案的案例自1996年起便一直在40至120件之间浮动,但更多的因家属的不知情或是知情不报而蓄意隐瞒了起来<sup>[17]</sup>。另一些研究表明,早在1996年,通过拐卖渠道被贩至印度的尼泊尔女性已达到了2万人,通过不断的补充,每年还有5000~7000名尼泊尔女性被贩卖到印度,她们多在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等大城市的妓院从事性工作,也有被卖到本国及中东等地区的案例存在<sup>[18]</sup>。

#### 4.3 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尼泊尔的许多社会指标都位列世界倒数。八成尼泊尔人依赖农业维持生计,但境内适于耕种的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0%左右。面对贫困,尼泊尔女性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足以表现这一点——由于贫困,男性期待女性能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来,以增加家庭收入,但这种需求并不能减少尼泊尔女性肩上沉重的家庭劳动。一些年轻的尼泊尔女性经常把“我永远不会结婚”挂在嘴边,因为婚后生活意味着大量的家务,而放弃原本的工作将切断她们的经济收入,使她们失去独立性。相比之下,家境优渥,能够雇佣佣人打理家务的家庭中,女性所承担的内务则相对少得多。即便如此,这些女性还是时常抱怨性别分工带来的繁杂家务,“我需要买菜、做饭、洗碗,可男人们只负责吃”<sup>①</sup>。

### 5 结论

在政府依然由男性主导,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除去上文谈到的阻力,前述进程中,不少政府计划本身存在不够现实,实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例如2010年,总理的办公室设置了一张专门供女性诉说案件的桌子,对于普通尼泊尔人而言,进入这个办公室并非易事,且相关热线也一直打不通。不过,相比半个多世纪以前,前人的积累已使新的希望和转机得以产生。

首先,女性对于自己传统家庭地位的认识已发生了改变。2008年,政府将为迎娶寡妇的男性补助5万卢比的政策列入议程后,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单身女性组织(Women for Human Rights)很快组织了参与者多达1500人的游行示威,并为取消这一政策,在10月份起诉了尼泊尔政府,总理和财政部长。虽然这一举动看似并不利于寡妇未来的婚姻,但其组织和创建者莉莉·塔帕(Lily Thapa)对于这一政策的态度已足以表达尼泊尔妇女长期以来对其低下地位的深刻理解,即对于女性而言,个体的独立自主才是首位的,而非基于其弱势地位而从丈夫方面得到的补贴<sup>[19]</sup>。一些孀居的女性也从亲身经历中意识到了

① 根据2014年8月对尼泊尔加德满都女性的访谈记录整理。

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其中有的女性甚至为了不让自己重新依赖于丈夫而不愿意再婚。

其次,包括莉莉·塔帕在内,一些个人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国际传媒,将相关问题暴露出来,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通过长期的努力,阿努拉达·科伊勒拉(Anuradha Koirala),杜尔迦·季米勒(Durga Ghimire)等发起的组织开始对广大尼泊尔女性的切身利益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对尼泊尔女性的生存状况做了跨国宣传,如科伊勒拉因其在阻止贩卖妇女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CNN2010年的年度英雄奖,相关的节目和纪录片使得尼泊尔的贩卖妇女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有类于其他国家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她们并非都认同于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但都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改善。

最后,尼泊尔缓慢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也推动着女性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旅游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其中一些如导游、服务员等对体力要求较低的工种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脱离传统性别期待的桎梏,发挥出才能<sup>[20]</sup>。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西方的家庭概念逐渐渗透到人们中间,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恋爱。由于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女性结婚的年龄逐渐上升,婚后共居的案例也因女性自主能力增强而相对减少<sup>[21]</sup>。

### 参考文献:

- [1] Olivia W. The Ten Worst Countries for Women[EB/OL]. (2008-08)[2014-12-22]. [http://www.thestar.com/news/world/2008/03/08/ten\\_worst\\_countries\\_for\\_women.html](http://www.thestar.com/news/world/2008/03/08/ten_worst_countries_for_women.html).
- [2] Marie F, Sarah S. Women's position within the household as a determinant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use in Nepal[J].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06,32(1):17-27.
- [3] 丁莉霞. 藏传佛教中的女性主义文化探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9(3):38-45.
- [4] 雷克斯. 尼泊尔林布族的社会变迁[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1(1):20-25.
- [5] Prativa S. Nepali women at the crossroads[M]. Kathmandu: Sahayogi Press, 2010.
- [6] Meena A. Diversity and Unity of Feminist Movement in Nepal[R]. Buenos Aires:IAFFE Annual Conference, 2010.
- [7] Seira T. The politics of conflict and difference or the difference of conflict in politics: the women's movement in Nepal[J]. *Feminist Review*, 2009,91(1):61-80.
- [8] Meena V M.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Nepal[M].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2011.
- [9] Jacqui T, Nicole G, Sara N, et al.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EB/OL]. (2014-10)[2014-12-22]. <http://www.ssrc.org/pages/cppf-working-papers-on-women-in-politics/>.
- [10] Bijan P, Kay S. Citizenship rights and women's roles in development in post-conflict Nepal[J]. *Gender & Development*, 2011,19(3):409-421.
- [11] Prabin K. Prajapati. Feminist Movements from Global to Local: Has it helped women empowerment process? Patriarchy and status of Nepali women[EB/OL]. (2014-04-13)[2014-12-22]. <http://www.nepalresearch.com/>.
- [12] 贾鹏. 尼泊尔和平进程的新阶段及其对政局影响深远[J]. *当代世界*, 2007(5):33-35.
- [13] 聂运麟. 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原因及意义[J]. *社会主义研究*, 2009(2):16-23.
- [14] 李万斯托(ByLiOnesto). 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第十四篇[EB/OL]. (2014-01-12)[2014-12-22]. [http://bbs.hexun.com/stock/post\\_5\\_2531143\\_1\\_d.html](http://bbs.hexun.com/stock/post_5_2531143_1_d.html).
- [15] 宋志辉. 尼泊尔接受外援情况浅析[J]. *南亚研究季刊*, 2005(2):46-51.
- [16] 新华网. 尼泊尔的“巫婆”遭受非人虐待[EB/OL]. (2013-05-03)[2014-12-2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5/03/c\\_115628352.htm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5/03/c_115628352.html).
- [17] Office of the National Rapporteur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Nepal[R]. Lalitpur: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07.
- [18] Lisa M. Nepal women caught in trafficking rings[J]. *Off Our Backs*, 1996,26(4):7.
- [19] Nepal's Widows Reject Govt's Remarriage Proposal[ED/OL]. *womensenews.org*. (2009-12-30)[2014-04-19]. <http://womensenews.org/story/marriagedivorce/091225/nepals-widows-reject-govts-remarriage-proposal>.
- [20] Anup K C, Resham B T P. Tourism and its impact on livelihood in Manaslu conservation area, Nepal[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4, 16(5):1053-1063.
- [21] Scott T. YabikuSource. Marriage Timing in Nepal: Organizational Effects and Individual Mechanisms[J]. *Social Forces*, 2004,83(2):559-586.